

格林豪宅谜案

凡迪恩

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

| 作者简介 |

S.S.凡迪恩（S·S·Van Dine，1888.10.15—1939.4.11）是美国最著名的探案小说家，纽约知名美术评论家和文艺批评家，被称为“美国古典探案小说之父”。

凡迪恩认为，探案小说是一种智力游戏，更像是一种竞赛，作者必须公平地和读者玩这场比赛，他必须在运用悬念和推理的过程中，保持诚实并以智取胜。其制定的《探案小说二十条守则》曾给探案小说以严格的界定。凡迪恩一生只写了十四部探案小说，都是“菲洛·凡斯”系列，主要有《“金丝雀”怪案》《香水奇案》《主教奇案》《“龙”事件》《“女神”的复仇》《班森疑案》《赌场风波》《格林豪宅谜案》《密室疑案》等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奇怪的盗贼 | 1 |
| 枪声探源 | 5 |
| 豪宅布局 | 13 |
| 契斯特的难题 | 21 |
| 疑犯是谁 | 29 |
| 艾达的证词 | 35 |
| 疑点重重 | 41 |
| 风波再起 | 47 |
| 希蓓拉的说法 | 54 |
| 真假口供 | 60 |
| 没有头绪 | 67 |
| 潜流暗涌 | 74 |
| 又有麻烦 | 80 |
| 来去匆匆 | 85 |
| 毫无线索 | 91 |
| 雪后鞋印 | 97 |
| 两份遗嘱 | 101 |
| 密室发现 | 105 |
| 格林老妇人 | 110 |
| 一碗汤 | 114 |
| 希蓓拉逃离 | 119 |
| 真相不明 | 125 |
| 还原事实 | 129 |
| 精妙构思 | 135 |





格林豪宅谜案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危急时刻 | 139 |
| 原来如此 | 144 |

附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探案小说二十条守则 | [美]S. S. 凡迪恩 150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


奇怪的盗贼

11月9日 星期二 上午10点

格林家的悲剧已经有些日子了，让我感到疑惑的是：那些不错的犯罪学家们竟然没有去调查。后来我看到自己整理的案件记录时，才知道为什么。

在这一个多月里，新闻媒体已经对这起案件大肆报道过，虽然他们的报道和事情真相相去甚远，但是对满足大众的好奇心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我手里的这些记录，可以说是整个“格林豪宅谜案”的还原。我看着它们，想起了那个侦破此案的人，是他揭开了事情的真相。

我之所以把这个案子公布出来，是因为这个案子非常惊险悬疑，不是一个普通的警察可以查出来的。那个侦破案件的人应该受到敬仰，多亏了他和他那套犯罪分类法，柏林家的谜案才能大白于天下。因为不方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，我暂且称他为菲洛·凡斯。他是个才貌双全的贵族，交际范围很广，和纽约地方检察官马克是很好的朋友。

他离开纽约也有几年了，后来一直住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栋花园别墅中，也没有打算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地，所以我才有幸在他授权之下，发表了他以“法院之友”身份参与案件侦查的记录。

在这起案件的侦查中，我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全程关注的，原因如下：

在哈佛上学的时候，我和凡斯就是好朋友。完成学业之后，我放弃了在父亲开办的“凡迪恩与戴维斯法律事务所”的工作，专门协助凡斯处理法律上和财务上的相关事务，真正当上了他的私人律师。除了本职工作之外，我也从凡斯侦破案件的过程中，收获了不少有用的经验。

那个时候的凡斯才三十四岁，身长六英尺（1英尺约等0.3米）左右，虽然体型看起来偏瘦长，但是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。睿智的又眼，英挺的鼻



子，加上那张很有自制力的嘴巴，这样俊朗的五官配上他优雅的气质，让他看起来魅力十足。

凡斯接受的多是欧洲式教育，所以他的话中总是有很浓厚的牛津腔。不过他向来特立独行、保持自我，绝不会因为迎合别人而刻意改变自己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他的求知欲望特别强烈，尤其在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。他热爱艺术，时时展现出独特的鉴赏能力，在丰厚的资金保障下，他也疯狂地爱上了收藏。

凡斯参与侦破的案件有我曾经发表过的艾文·班森命案和百老汇美女玛格丽特·欧黛儿致死案。同一年的秋天，发生了格林家谜案。关于这次谜案，我像之前那样，保存了完整的案件记录，还得到警方的许可，抄写了完整的卷宗，另外记下了一些凡斯和高级警官之间的谈话，甚至有些是私下的。

格林家发生谜案的时候，正值马克上任一年之期。还记得那一年，刚到11月，就先后下了两场暴风雪，当月的降雪量也达到了历史之最。之所以强调这场暴风雪，是因为这场暴风雪成了格林家谜案的催化剂，不过这件谜案的诸多内幕都没有公布，当然也没有人去注意这些情况了。

凡斯参与“格林豪宅谜案”的侦查纯属偶然，马克曾在卡娜瑞案件被侦破后，多次向凡斯请教犯罪侦查学方面的问题，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了他们谈论格林家谜案的时候，才知道了真相。

一开始，我很好奇，这两个人的性格和观念差别那么大，他们是怎么相处了这么多年，还彼此珍视对方？时间告诉了我答案，随着我对他们的愈加熟悉，我越来越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总能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到自身欠缺的部分，来弥补自己的不足，也许就是这种互补作用，让他们成为好朋友。

马克为人爽直，有些冲动，难免会让人觉得爱出风头，但其实他待人诚恳，很有原则。而凡斯是个很开朗的人，气质优雅，脸上总是若隐若现地带着嘲讽般的笑容。面对现实社会，他总是以特立独行而又不失公允的姿态出现，他用欣赏艺术的风格来看待社会，并分析人性。在剖析人物心理时，我感觉他身上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判断力，精准无比。马克应该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他总能在最适当的时候，将凡斯的这种能力激发到极致。

11月9日，还不到上午10点，我和凡斯到了旧刑事法庭大楼之后，就向着四楼的检察官办公室走去。那个时候，马克正在盘问两名参与抢劫杀人的嫌犯关于主犯与目击证人的问题。关于这个事情，凡斯和马克前一晚已经在史蒂文森俱乐部的友谊厅里讨论过了，凡斯很感兴趣，所以他请求过来参



加审讯，马克答应了他，这就是我们一早便赶到这里的原因。

在检察官的办公室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论，凡斯得出结论，这两个人里面，没有一个是开枪杀人的主犯。

“马克，你不会看不出来吧，这两个家伙把自己看到的都叙述了出来，并且都确认自己说的是真话，这说明，他们并没有开那让人致命的一枪。虽然开枪的另有其人，但是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，也应该受到绞刑，这种败类一出生就应该被绞死，没有那样做真让人遗憾。对了，没有其他人参与吗？”在狱警将犯人送回纽约市坟墓监狱后，凡斯慢悠悠地问道。

“有，是一个叫艾迪·马波的人，据说是道上有名的恶霸，在混乱中逃掉了。”马克说道。

“这样说来，那个叫艾迪·马波的人才是这起案件的主谋。”

大约一年之后，这个叫艾迪·马波的人在底特律被逮捕，他被遣送回纽约后被判谋杀罪。他的两个同伙也因抢劫罪名成立获刑，直到现在还在狱中服刑。

当凡斯说艾迪·马波是主犯时，马克没有做任何回应，而凡斯说完就懒懒地起身去拿他的乌尔斯特大衣。

“对了，顺便打听一下，早上我看到大街小巷的报纸都把格林家的谜案登上了头版头条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凡斯问道。

马克听到后，皱了皱眉，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，说道：“你这话倒提醒我了，今天一大早，契斯特·格林就打电话给我，坚持要面谈，我跟他约的是11点。”

“你们约在什么地方？”听到马克的话，凡斯原本已经握住了门把手的手又缩了回来，伸进口袋拿出烟盒。

“如果可以我真不想见他！”马克说道，“这里又不是情报局。他跟我同是玛丽邦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，也算是熟人了，所以我才迫不得已听他讲，看他有什么看法。”

“那些报纸上说这是一起盗窃案，是吗？”凡斯抽了几口烟继续问道，“听人说，被枪杀的是两个女人？”

“说起来她们还真倒霉，被胆小的盗贼在慌乱中打死的。”

“是挺让人郁闷的。”凡斯一边说，一边坐进门边的扶手椅里，“那他们家丢了什么古董餐具之类的没有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少，那个盗贼应该还没来得及偷窃就被发现了。”

“真是个笨贼。不过一个不专业的盗贼，冒险闯进了一所豪宅，在夜深



人静的时候，想要偷走餐厅里贵重的餐具，结果被人发现，受到惊吓仓皇顺着楼梯的方向逃跑，然后枪杀了两个不在同一间卧室的人，再迅速逃走，没有时间带走任何贵重的东西，这就像是在演戏一样，真是无法让人相信！”

听着凡斯的调侃，马克的脸色变得有些吓人，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后说道：“昨晚接到报案电话的是我的助手——费瑟吉尔，他同警方一起到现场看过，他也同意论证结果。亚摩·费瑟吉尔可是助理检察官，曾以坦慕尼协会候选人身份参选议员，而且当选了，不能小看他。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什么契斯特·格林还要坚持来见你？”

马克没有回答凡斯的问题，凡斯的纠缠可能让他感到恼火了，但是他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没多久，他还是回答了凡斯的话：“如果你好奇，就留下来看看格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”

“我很乐意留下来。”凡斯一边说一边脱下自己的大衣，“我还是无法狠心拒绝你。对了，那个契斯特·格林是什么来头，和两个被害人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是格林家的长子，昨晚只有格林家那位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的长女当场死亡，我相信那个小女儿会恢复过来的。”

“契斯特·格林怎样？”

“枪声响起后，第一个出现在现场的人就是他。”

“其他人呢？我知道图亚斯·格林已经去世了。”

“豪宅里有老夫人和她的五个孩子，包括：大女儿朱丽亚、长子契斯特·格林、还有三十岁左右的女儿希蓓拉、喜爱阅读的小儿子雷克斯，然后就是最小的女儿艾达，她是图亚斯夫妇领养的，大约二十三岁。”

“被杀害的是朱丽亚，受伤的呢？”

“受伤的是艾达，她的房间正好在楼上临着客厅的位置。那个盗贼一定是在受到惊吓之后，乱闯进艾达的房间，没想到那不是他所想的通道，所以不得已也向艾达开了枪，最后终于逃出去了。”

凡斯没有接着马克的话说，只是默默地抽着烟，好像在整理自己的思绪。

“真是个蠢货，紧张得连出口都找不到了，他既然想要名贵厨具，为什么会到楼上去？动机呢？这样的解释不牵强吗？”凡斯沉默半晌后说。

“说不定他就是到楼上偷珠宝首饰呢？”马克没好气地说，“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他，怎么知道他怎么想？”

“别动怒，马克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请原谅我的口不择言。”

这个时候，马克的秘书史怀克出现在门边，说契斯特先生到了。

枪声探源

11月9日 星期二 上午11点

在检察官的办公室，我看到了契斯特·格林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，不过我对他没有任何好感。他中等身材，微胖，虽然在穿衣打扮上下了点功夫，但是给人的感觉有点故作姿态。衣服的袖口和领口都紧紧地箍在他的身上，胸前口袋里的那条彩色手帕，就像毒蛇一样伸出去老远。他有点秃顶，一双不大的眼睛相隔有点近，眼睑往外凸，有点像金鱼的眼睛，唇边挂着几根短短的八字胡，下巴有点往里缩，上面布满了皱纹，一看就是个无所事事的人。

马克上前和他握手，向他介绍了凡斯和我。他只是朝我们点了下头，便坐了下来，然后拿出带有琥珀黄金饰纹的长烟嘴，小心地将一根俄罗斯香烟插了进去。

“马克，如果可以，我想请你亲自调查昨晚发生在我家的案子。”契斯特·格林直截了当地说。

他用象牙制的打火机点燃香烟后，继续说：“我觉得警察这样做是查不出任何结果的，我觉得这个案件很不对劲，但具体表现在哪里，也说不清。”

马克紧盯着契斯特·格林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说道：“说详细点儿？”

契斯特把手上吸了几口的香烟捻灭，一只手不断地敲打着椅子的把手。

“具体我也说不上来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事件背后有更大的阴谋，如果不赶快查清楚，悲剧将会接二连三地发生。”

“我看你有某种特异功能呀！”凡斯漫不经心地插了一句。

契斯特愤怒地转过身，不屑地盯着凡斯说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之后他转过身，又抽出一支烟，对马克说：“我还是希望你能亲自来调查这件事。”



“你为什么不相信警方？”马克问道。

“也不是不相信，只是他们的结论无法说服我。”

从我这个角度看来，当契斯特点燃第二支烟的时候，手是颤抖着的。

“但我觉得盗贼受到惊吓，为了保命胡乱开枪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毕竟这样的案子从前发生过。”马克说道。

听了马克的话，契斯特突然烦躁起来，起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。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证明，如果你真的了解情况，就不会这样简单地想。”他看了马克一眼，继续说道，“一回想起这件事，我就会浑身冒冷汗。”

“事件确实疑点重重，一时无法理清头绪，你的焦虑我理解，也许一两天后就会好点。”

契斯特立即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……”他有些做作地把手放到胸前说道：“马克，我有预感，警方永远也找不到答案。”

凡斯一直在旁边盯着契斯特，他突然向前伸了伸腿，把头抬起来，对着天花板，说道：“格林先生，恕我冒昧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谁会对你的亲人下手，动机呢？”

“我没想过。”契斯特茫然地说。

“我现在也没有别的想法，我想你是他们的家人，相处的时间也多。我想对他们心怀芥蒂的人，你应该多少了解一点的吧？”

契斯特激动地伸着头，“不”字脱口而出。之后转过头对马克说道：“我如果了解的话，一定会全部告诉你的，这件事也让我很忧心。”

马克点点头没有说话，他双手交握在身后，起身走向窗边，然后静静地站在窗边俯视下面的情景。

凡斯不露声色地观察着契斯特先生，就在马克走向窗边的时候，他也稍微坐直了一些。

他温和地对格林先生说：“听说案发后你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？”

“是的，是我先跑到朱丽亚身边的，但是第一个看到艾达背部受重伤昏迷不醒的，是我们的管家史普特。”

“背部？你是说她背部受伤？”凡斯突然往前倾了一下，皱着眉说道。

“没错。”格林先生紧盯着自己的手指，想着凡斯的问话，好像突然感觉到哪个细节有问题。

“这么说，朱丽亚也是背部遭袭了？”

“不，她是被人正面袭击的。”

“真是奇怪了，她们当时已经睡觉了吗？”



“她们两个在事发前一个小时就睡觉了，这跟案件有什么联系？”

“很难说，有些细节还是了解清楚的好，尤其是想要从有特异功能的人身上寻找答案的时候。”

“又是该死的特异功能，你就没有对什么产生直觉吗？”格林先生烦躁地吼道。

“当然有，不过你主动来找检察官，他一定也想要在做决定之前，了解一些细节做参考。”

马克这个时候从窗边走了过来，对他们刚才的谈话他也有兴趣，就故意表现出一种很同意凡斯说法的样子。

格林先生把烟嘴放进自己的口袋，说道：“你们还想了解什么？问吧。”

“你把枪响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复述一遍，按照发生顺序来讲。”凡斯接着说。

“我住在朱丽亚的隔壁，枪响的时候还没有睡着。所以我一听到枪声，就披了件衣服，穿上拖鞋往外跑，但外面一片漆黑。出了房门，我就摸着墙壁走到朱丽亚的房间门前，推开门，进去之后我就看到了朱丽亚浑身是血，仰面躺在床上，她的睡衣都被染红了。屋子里已经没有别人了，我赶快跑到她的床边。这时我又听到了一声枪响，那声音就来自艾达的房间。我当时被吓住了，脑子出现了短时间的短路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，心里面充满了恐惧……”

“突然面对那样残酷的事情，恐惧是正常的。”凡斯说道。

格林先生点了下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听到有人从三楼的佣人房走了下来，我听出来那是史普特的脚步声。之后就听到他进入艾达的房间，紧接着就听到了他叫我的声音。当我赶过去的时候，看到艾达就躺在梳妆台前，史普特和我把她抬上床去。我当时双腿发软，老是预感到随时都会再有一声枪响。万幸的是并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，史普特也到大厅打电话通知冯·布朗医生。”

“这些话也推翻不了警察的结论。”马克说道，“我听我的助理说，当时门外的雪地上还有两排凌乱的脚印?”

格林耸了下肩，没有接话。

“契斯特先生，你从你房间出来后，是摸索着走到朱丽亚的房间去的，那么你是怎么看到朱丽亚浑身是血地仰躺在床上的？你有开灯吗？”

“开灯？卧室本来就开着灯！”契斯特先生不明白凡斯为什么突然问这个。



凡斯眼中的好奇一闪而过，继续问道：“艾达小姐的房间也是如此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凡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。

“这两个房间的灯原来都是亮着的。”马克对凡斯的表现很满意，同时看出了凡斯的兴趣。

“两声枪响大约相隔多久？”凡斯一边点燃香烟，一边问道。

契斯特先生有些不耐烦，但他还是很爽快地回答了凡斯的问题。

“两到三分钟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凡斯有些疑惑，接着说道，“你是在第二次枪响之前，起床、穿衣、穿鞋、出门、摸索着到隔壁房间，推开门往里看，之后再走到床边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跑着去的吗？这么多的事情，你竟然用两到三分钟就完成了，真是令人佩服！”问完了这些，凡斯转头对马克说道，“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的身上，这点你是很清楚的，但现在我不得不说，你应该答应他亲自调查这件事情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们口中那个盗贼，应该是某些人自己想象出来的。”

马克以局外人的身份也观察了凡斯一会儿，他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，凡斯是不会轻易给他任何建议的。因此，对于马克最后所作的决定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他对已经不耐烦的格林先生说道：“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尽力而为。午后可能会到你府上一趟，还得劳烦你请你们家里的人都留在那里，我需要问他们一些事情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通知所有的人都留在家里，包括那些佣人。”格林有些颤抖地握住马克的手，说道。

格林先生先行离开了马克的办公室。

待格林先生一离开，凡斯就叹口气对马克说道：“这个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如果让我来招呼这种人，我看我会疯掉的。”

马克回到了他的书桌边，脸上写着不爽。

“格林在他们的圈子里是个让人敬仰的人。”马克说道。

“还真是没看出来，不过，他崇拜的人是你，我看他好像很不喜欢我。”凡斯说。

“那还不是因为你的孤傲，还有你那嘲讽式的话的确不招人喜欢。”

“马克，我可没义务去迎合他。”



“你是不是认为他知道什么事，更准确地说是你怀疑某些事？”

望着窗外，凡斯凝视着外边的天空，低喃道：“这个不好说，契斯特·格林，是不是正统的格林家族一员？”

马克说：“他就是正统格林家族的一员。这个家族曾经盛极一时，到了他们这一代，可以算是家道中落。不过图亚斯在世的时候，是个很精明强干的人，但他的孩子们似乎没有继承到他的这些优点。契斯特是格林家族中最后一个带有典型家族特质的人。现在的格林家族，再也没有以往的风光了，就像是落地很久的水果一样，慢慢腐烂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可能是他们家太有钱，但又不懂得节制，反过来想，他们这一代还是有相当大的潜力，虽然这种潜力可能被他们无意识浪费了，但他们本身还是相当聪明的。所以不能太小瞧了契斯特，他看起来无害，还有点做作，其实骨子里并不是那么愚不可及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会小瞧他？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，就是看不惯他那虚伪、傲慢的样子，好像每个人他都能看穿一样，所以我才让你答应亲自来调查这件事。”

马克眯着眼睛往椅背上依靠，悠悠地问：

“凡斯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如格林先生所说，不过没办法解释。”

看着他故作神秘的样子，马克也不再纠缠，起身走到电话旁，说道：“既然要插手这个案子，我想有必要了解一下现在是谁在负责，最好可以知道他们的初步调查资料。”

马克跟警察局长电话交涉了几分钟之后，面带微笑地看着凡斯。

“真是太好了，负责这个案子的竟然是你的老朋友——凯奇警官，他现在正往这边赶呢。”

还不到十五分钟，凯奇就赶来了。他已经忙了整个晚上，不过看起来还是很精神。严肃的面孔，淡蓝色的眼眸中透着严谨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他礼貌地和马克握了握手，看到凡斯的时候，严肃的脸上挂满了微笑，看起来亲近了许多。

“这不是凡斯吗？近来可好？都在忙些什么？”

凡斯起身和他握了握手，说道：“大忙人，我上次见过你之后，也没做什么事，一直沉迷于对文艺复兴时期赤土陶器装饰品的鉴赏当中，如果没有这些案件偶尔来调剂生活，你想我的生活是多么乏味呀！”

以凯奇对凡斯的了解，他话中还包含有其他的意思，凯奇转身看向



马克。

“凯奇警官，别迷茫，这家伙说的正是格林家的谜案。”马克说道。

“我猜他说的就是这个。”凯奇坐下后，点上了一根黑雪茄。

“这个案子现在还没什么进展。我们现在应该对格林家的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，不过光是调查他们事发当晚在不在现场，就需要好几天。如果当时盗贼成功了，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，我们直接从当铺或者销赃的地方就可以追查到他。现在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，他当场受到了惊吓，还胡乱地开了枪，从这个方面看，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行业的新手，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将困难重重。”他说完之后，狠狠吸了几口雪茄，“我就是这样想的，不知道长官还有什么疑问？”

马克听完了凯奇的叙述，内心有些挣扎。如果真的像警官所说凶手只是个刚入行的盗贼，真是让他感到很挫败。

“就在你到来之前，契斯特·格林刚离开不久。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盗贼案，所以请我亲自去调查这个案子。”马克解释说。

凯奇嘴角扯出一抹嘲讽的笑意。

“除了受惊的盗贼，还有谁会加害这两个女人？”

“这没错，据说当时枪声响起的时候，两名女士已经睡觉差不多一个小时了，房间里的灯还都在亮着，并且两声枪响还间隔了两三分钟……”

凯奇没等凡斯说完，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，“这些我都清楚，假如盗贼是个外行人，现在我们就不能够以常理来推断这件事情，当一个人慌乱不堪时……”

“你也提到这点了，一个人心绪慌乱的时候，还可以这么自若地从一个房间进到另一个房间。还能找到房间灯的开关，甚至在杀了一个人惊动大家之后，又能进到另一个房间，更让人疑惑的是，他明知道他想要的珍贵物件就在楼下的餐厅，为什么还要冒险上到二楼，并且进入两位小姐的闺房之中？”

“这就要问盗贼了。”凯奇强词夺理。

“我已经答应格林先生着手调查这个案子，我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给我。请放心，我不会干涉你的任何调查行动，不管这个案子最终结局如何，全部的功劳都归你们部门所有。”马克插嘴道。

“这当然没问题，不管凡斯是怎么想的，我始终觉得，你的那些想法，是不可能在格林家得到印证的。”

“也许最终会空手而归，但是既然决定要调查，就要付诸行动。如果你



现在可以给我写好一份简报的话，我下午就出发到格林豪宅去。”

“大概在午夜的时候，格林家的家庭医生——冯·布朗打电话到总局报案，当时我以为只是个普通的持枪盗窃案，就只带了两个警局的同事开着车去了。到达之后，就如你们听到的一样，那两个女人一死一伤。我当即打电话给德瑞莫斯医师，他是纽约著名的法医。之后就勘查了一下案发现场，费瑟吉尔先生也在现场帮忙。除了房门前的那排脚印，什么线索也没有发现，脚印也没法查清楚了，因为新落下的雪很快就融化了，脚印根本就不完整。晚上 11 点雪停的时候，那里有两排脚印，因为这个时间段只有医生出入过那里，当然其中一排就是医生的，剩下那一排肯定就是凶手的。”凯奇说。

“一个不起眼的小盗贼，竟然光明正大地拿钥匙从前门进入格林豪宅，这不是太荒谬了吗？”凡斯说道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并没有说他自己用钥匙开的门啊，或许当时格林家的房门根本没锁，或者有人给他开门。”

“凯奇警官，请继续讲。”马克瞥了凡斯一眼。

“好的，德瑞莫斯医师到来后，先检查了朱丽亚的尸体，然后去看了一下艾达·格林的伤口。我问过格林家的人，那个管家史普特是除了契斯特之外，另一个听到第一声枪响的人，大概是在晚上 11 点半。当时的第二声枪响惊醒了格林老妇人，剩余的人都在睡梦中，不过他们在我赶到之前就被契斯特给叫醒了。我当时问过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过了两个小时，在格林家里外各安排一个人守着后，我就先行离开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照章程走的。今天一大早，杜伯斯队长在格林家仔仔细细地勘查了一遍，尽量搜集案发现场留下的指纹。德瑞莫斯医师将会在今晚送来验尸报告，不过我感觉作用不会很大，因为死者是被人从前面近身击中的，而另一位整个背部都有被火药灼伤的痕迹，她的睡袍都被烧个洞，所以她应该是背后中枪的……我就知道这么多资料了。”

“有询问过那位受伤的女士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因为昨晚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今天醒过来后太虚弱。布朗医生告诉我们大概下午她就可以接受问话了。现在只有先从她入手，也许她当时看见了袭击者的外貌。”

“凯奇警官，格林家族中谁有枪呢？”凡斯专注地听着，突然他并拢双腿，让身体抬起来一点，插嘴问道。

凯奇有些佩服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契斯特。他说以前在他的书桌抽屉中，有一把老式的点三二左轮手枪。”



“是他？有见到这把枪吗？”

“没，我问过他，但是找不到了，他自己也好多年都没有见过了，他说今天会把那把枪交给我。”

“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了，我现在总算了解他的恐慌来源了，他毕竟还只是凡夫俗子……真有些遗憾。”

“你是说他是为了丢失的枪感到忧虑？”

“也许是吧，现在情况这么混乱，说不准是因为什么。”

他说完后，又看了眼凯奇，不经意地问道：“那个盗贼用的是什么枪？”

凯奇的脸变得有些僵硬，没有回答凡斯的话。

“真是让人佩服，不愧是凡斯先生，我想你已经猜到了。我手里拿到的子弹可以证明，那个盗贼用的就是老式的点三二式左轮手枪。”

“凯奇警官，不要多想，我只是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，如果谁能帮忙解释一下灯光的问题，就完美了……”

没等凡斯说完，马克就把话接了过去。

“我想等吃过午饭，就去格林家。警官，一起去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正好一道去。”

“那我们下午两点在这里会合，然后一起出发，先拿根上好的雪茄再走！”马克一边说，一边拿出一盒雪茄递给凯奇。

凯奇把挑好的雪茄放进了自己前胸的口袋中，然后离开。刚走到门口，他突然转过头对凡斯说：“凡斯先生，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，你也一起去吧！”

“我本来就打算去的，你想拦也拦不住。”凡斯答道。



豪宅布局

11月9日 星期二 下午两点半

在纽约城五十三街东面的尽头，有一处宅邸，人们称它为“格林豪宅”。这个宅子经历了三代，周围的建筑都已经变了，但它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就像是城市中一块安静的圣地，所以人们把它当作是这座城市的代言体。宅子前面有一大片绿地，差不多和街道一样宽。图亚斯临终前曾立下遗嘱，这个宅子在他死后至少二十五年内，必须保持原样，以示对祖先和他的尊重，他生前还在花园周围筑起高高的围墙，将宅子和外界隔离开来。宅子的正门是一个双开式的大门，出了门之后就是五十三街，还有一个通往五十二街的大门，那是供工匠们使用的。

格林豪宅一共有两层半，整个建筑采用的是16世纪哥特式风格，顶层是用一排排玻璃灯罩组成的一个类似塔尖的楼顶，建筑师们戏称大宅为“火焰城堡”，不论这样的评论是褒是贬，都无法掩盖它本身透露出的典雅之美。

宅子前院有一排排枫树、柳树以及修剪整齐的常青树，中间还零星分布着一些丁香花，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碧绿的藤蔓。宅子西面，有一条连接双车库和院子的柏油路，路两旁竖了两道用黄杨木围成的篱笆，这个车道是契斯特他们新建的。

下午的时候，我们走进了这个森冷的宅子。宅子里的常青树上还挂着一些残雪，周围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，把宅子衬得更神秘了。围墙上那些藤蔓看起来破败不堪，走道上的雪已经被清理了，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不整洁。大宅的墙壁是灰白色的，有点和阴天融为一体的感觉。宅子的大门上面装饰得相当精细。有一面古希腊式的三角墙，我刚走到那里一处平缓的台阶上时，就感觉到一股阴冷迎面而来。